

《說文》借形爲事解

陳新雄

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系

章太炎先生《國學略說·小學略說》云：「宋人清人，講釋鐘鼎，病根相同，病態不同。宋人之病，在望氣而知，如觀油畫，但求形似，不問筆畫。清人知其不然，乃皮傳六書，曲爲分割。此則倒果爲因，可謂巨謬。夫古人先識字形，繼求字義，後乃據六書分析之。非先以六書分析，再識字形也。未識字形，先以六書分析之，則一字爲甲爲乙，何所施而不可。不但形聲會意之字，可以隨意妄斷；即象形之字，亦不妨指鹿爲馬。蓋象形之字，並不纖悉工似，不過粗具輪廓，或舉其一端而已。如人字略象人形之側，其他固不及也。若本不認識，強指爲象別形，何不可哉。倒果爲因，則甲以爲乙，乙以爲丙，聚訟紛紛，所得皆妄。如祇摹其筆意，賞其姿態，而闕其所不知。一如歐人觀華劇然，但賞音調，不問字句，此中亦自有樂地，何必爲扣槃捫燭之舉哉！」

太炎先生此言，殆謂不知一字之本義，則無以斷此字之爲象形抑指事。故若以六書分析文字之構造，首先當知此字何義。苟不知一字之意義，則任指象形指事，無施不可。指事之異於象形者，段玉裁謂：「指事之別於象形者，形謂一物，事賅衆物。專博斯分，故一舉日月，一舉上下，上下所賅之物多，日月祇一物，學者知此，可以得指事象形之分矣。」或謂象形爲具體之物，指事爲抽象之事；又或謂形由物生，事由字出；此皆得其大端，而尚未辨之毫釐者也。先師林景伊（尹）先生《文字學概說》綜合前賢諸說，釐定六項標準，以區別指事、象形，可供參考，茲錄於次。林先生曰：

象形有實物可像，指事多無實物可像；象形專像一物，指事博類衆物；象形依形而製字，指事因事而生形；象形象物之靜狀，指事表物之動態；象形本義多爲名詞，指事本義多非名詞；少數爲名詞的增體指事，所增必爲指事之符號，與增體象形所增爲實象者不同。

段氏以爲象形與指事之區別，乃象形字義有專屬，指事則汎指衆事。易言之，象形乃像具體之物，故多爲名詞；指事則係抽象之事，故多爲動詞、狀詞。指事之所以易與象形相混者，乃事象抽象之形，《說文》往往謂之象形，以致混淆也。

《說文》之中確有指事之字而許君解以爲象形者，此則象其抽象之形也，如口，張口也，而曰象形；齊，禾麥吐穗上平也，而亦曰象形。若此類者皆象其抽象之事也，非真象物之形也。然此類尚非難辨者也，蓋張口者動作也；吐穗上平者形容之詞也，

則其非名詞顯然也。龍君字純《中國文字學》於《說文》指事字之釋曰象形者，辨其所以之故甚明，今引其說以助辨識。龍君云：「象形字象具體實物之形，指事字則以事無形，故聖人創意以指之，兩者不同，故於六書爲二。但《說文》時時於指事字釋曰象形，如口下云『張口也，象形』，乚下云『相糾繚也，象形』，八下云『別也，象分別之形』，△下云『三合也，象三合之形』，口下云『回也，象回匝之形』，高下云『崇也，象臺觀高之形』。則因形可實可虛無論象實形或象虛形，都可以象形一名稱之。故象形之名，可指以形象具體之物者，可指以形象抽象之意或事者。分別而言，則前者爲象形，後者爲指事，故二者之同，在於形兼虛實，其異亦由虛實以分。」

清王筠《說文釋例》有借象形以指事一例，其說甚精。茲引數條，以見其義。王氏云：「大下云：天大地大人亦大。故大象人形，古文大也。此謂天地之大，無由象之以作字，故象人之形以作大字，非謂大字即是人也。故部中奎夾二字指人，以下則皆大小之大矣。它部從大義者凡二十六字，惟亦矢夭交允夫六字取人義，餘亦大小之大，或用爲器之蓋矣。兩臂侈張，在人無此體，惟取其大而已。勺下云：裹也，象人曲形，有所包裹。蓋以人字曲之而爲勺，字形則空中以象包裹，首列句匍匐，皆曲身字，無包裹意。故知是借人形以指之也。亞下云：醜也，象人偻背之形，醜是事而不可指，借偻背之形以指之，非惟駝背，抑且鷄胸，可云醜矣。《爾雅》：『亞、次也。』賈侍中所本，許君列於後者，於字形不能得此義也。」

王筠所云，實具深理。蓋若大字，其意爲大，其形則象人形。所以然者，蓋「大」意虛無，無形可象，無實可指，故不得不借人形以爲大之事。人形何以可爲大之事也，以天大地大人亦大也。故借人之形以爲大之事也。又若勺字，象人曲形，何以知其爲裹也。蓋象人彎腰曲背而有所包裹之形也。亞之義爲醜，醜者抽象之形容詞，造字無所憑藉，故象人雞胸駝背之形，以具體人形之醜狀，作爲抽象形容之醜義，而醜義乃顯現矣。

今援王筠之例，另舉《說文》數例以實之：

《說文》「采，辨別也。象獸指爪分別也。」段玉裁注曰：「倉頡見鳥獸蹄迹之跡，知文理之可相別異也，遂造書契，采字取獸指爪分別之形。」

辨別者謂分辨清楚也，《尚書》「采章百姓。」其爲動詞，顯然可知。分辨清楚，乃抽象之義，無跡可尋，無從描摹。故乃以獸爪踩地，形跡清楚，觀其形而知其爲何獸，故以此清楚之形象，作爲辨別清楚之意義，此所謂借形爲事也。就王氏所舉數例觀之，大之義爲狀詞，勺之義爲動詞，亞之義亦狀詞也。大非象人，勺非象曲身之人，亞更非偻背之人，三字皆非具體之人，亦皆非名詞，是皆借人之形以爲大、裹、醜之事，是爲借形爲事也。以此觀之，則采爲辨別，而非獸之指爪，則亦借形爲事也。

王筠《說文釋例》又謂：「高字借形以指事而兼會意，高者事也，而天之高、山

之高，高者多矣。何術以指之？則借臺觀高之形以指之。從冂者，非音冂之冂，乃垌界之冂。高者必大，象其界也，口與倉舍同意，則象築也。」按《說文》云：「高、崇也。象臺觀高之形。從冂口，與倉舍同意。」崇者、嵬高也。嵬高者，抽象之事也，非具體之物形也，則其為事顯然可知。然王氏以為指事兼會意則未確，蓋高字全體，除冂象垌界尚成字外，其餘諸體，惟象其形，並非兼眾體以上之會意可比，故高字全字只是指事，實未兼意也。借臺觀之形以指出崇高之意，此正所謂借形為事也。

王筠《說文釋例》又云：「不至二字，借象形以為指事也。云一猶天、一猶地，不似它字直訓為天地，則有鳥高飛，不必傳於天，而已不可得也。飛鳥依人，不必漸于陸，而已為至也。故此二字，並非以會意定指事。然象形則象形矣，何以謂之指事？蓋今人不知古義，宜也。古人不知古義，無是理也。而從此兩字者，無涉於鳥義之字，則本字不謂鳥明矣。不字即由不然不可之語而作之，則字之由來者事也，而此事殊難的指，故借鳥飛不下之形以象之，乃能造為此字。至字放此推之。抑此兩字，義正相反，何不用倒之為𠂔，倒人為匕之例？曰：其情不同也。鳥之奮飛，羽尾必開張，故不字三垂平分也。鳥之將落，其意欲歛，其勢猶張，故至字或開或交以見意，情事不同。」

按王氏此言，證之《說文》說解，亦與前舉數例，有所不同，不得謂不至二字為借形為事也。按《說文》：「不、鳥飛上翔不下來也。從一、一猶天也，象形。」「至、鳥飛從高下至地也。從一、一猶地也，象形。不上去而至下來也。」從《說文》說解中，顯然可知，不義非指鳥也，乃指鳥飛上翔。鳥飛上翔，亦如凵之張口，齊之禾麥穗之上平，非具體之形，純屬抽象或動作之事也。段氏以為不象鳥飛去而見其翅尾形，鳥上翔既為事，則非若大之象人形；勺之象曲背之人，亞之象雞胸偻背之人，采之象獸之指爪，皆有具體之形者不同也。有形乃可象，然後方可借此可象之形以為事也。今者，鳥飛上翔不下來，乃指鳥之動作，則亦屬抽象之事也。至象下集之鳥首鄉下，鳥之下集，亦鳥之動作也。正如不字之比，亦抽象之事，非有具體之形可象者。則亦何從以借形為事乎！段氏舉《詩》「鄂不韡韡」，引鄭箋不當作拊，拊鄂足也，其說甚是。今證之甲文，則不亦花萼之義，非不然義也；不字之訓既已不然，則其說為借形為事之說，固難憑也。不字訓釋，既所難憑，則至字亦顯然所釋無據也。字義既已難憑，則章太炎先生之說，自當慎重考慮，所謂「未識字形，先以六書分析之，則一字為甲為乙，何所施而不可！」正謂此也。今吾人研究《說文》，前賢諸說，其善者當從，其不善者當批判之。善與不善，則在吾人之慎思明辨矣。凡事皆然，而治文字為尤甚焉。